

华文文学评论

(第二辑)

Review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主编 曹顺庆 张 放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华文文学评论

(第二辑)

Review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学术顾问 宇文所安 赵毅衡 王富仁

李欧梵 黄维樑 朴宰雨

陈子善 古远清 金耀基

向 阳 白 灵 渡 也

黎活仁 秦贤次 岳朝军

主 编 曹顺庆 张 放

副主编 陈思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主办单位 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华文教育基地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何 静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文文学评论. 第2辑 / 曹顺庆, 张放主编. —成
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614-7783-0
I. ①华… II. ①曹… ②张… III. ①华文文学—现
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0077 号

书名 华文文学评论(第二辑)

主 编 曹顺庆 张 放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783-0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16.75
字 数 30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香江才子” 黄维樑先生研究专题

身证香江非沙漠

- 黄维樑博士文学成就与影响概说 张叹凤 (1)
余光中的“文心雕龙”
——黄维樑四川大学演讲录 黄维樑 (14)
宏微并观，纵横比较，彰显中国
——曹顺庆主编《中外文论史》评介 黄维樑 (27)
余光中《大卫雕像》三读 黄维樑 (34)

名家访谈

“活着为了写书，写书为了活着”

- 访台港文学研究专家古远清先生 唐小林 (40)
雪楼访洛夫 谭楷 (49)

白先勇研究专题

孤独而忧郁的游子魂灵

- 对白先勇小说的症候式解读 肖佩华 邹瑞兰 (53)
尹雪艳的七重象征 谭光辉 (59)
最后的贵族
——白先勇小说中的“李氏家族” 达荷 吴志广 (70)

金庸研究专题

混杂的个体身份与历史失忆症

- 美籍华裔学者宋伟杰的金庸小说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李泉 (75)
互文性视阈下台湾地区金庸武侠影视改编审美特征
——以“射雕三部曲”为例 陶黎 (84)

道家人生终极理想难实现的感慨

——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主题曲分析 金 梦 (97)

严歌苓专题

不可靠叙述的魅力

——解读严歌苓小说《白蛇》 刘 芳 (103)

颠覆与重塑

——论严歌苓《扶桑》中的民族形象 李颖瑜 (110)

百家成阵

《邮购新娘》中的女性悲歌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解读 戴 珂 赵渭绒 (117)

从《车站》看高行健早期戏剧观的艺术实践 田 华 (124)

大陆赴台诗人与台湾诗歌的复兴及前行方向 陶德宗 陶 兰 (131)

未来视野下的女性叙事

——析虹影未来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谭言红 (140)

直立，并且行走

——香港作家寒山碧论 孙德喜 (147)

钟晓阳论 赵稀方 (159)

简论黄震遐和崔万秋的战争小说 陈思广 (166)

梁实秋《雅舍小品》四题 龚明德 (173)

连横组诗《茶》和《关中纪游诗》谫议 熊飞宇 (190)

朱学恕的海洋诗简论 吴投文 (198)

古龙武侠小说的身份自觉 彭成广 (205)

指出女性生命的困境

——龙应台小说创作刍议 王 睿 (211)

纪弦先生追思专题

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

——纪弦喊冤与要吴奔星主持公道 吴心海 (223)

浅析纪弦现代诗的西化特征 余 岚 (227)

纪弦诗选两种 子 张 (234)

台湾现代诗人鼻祖——纪弦 夏锦锦 (236)

序与跋

《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序言 李继凯 (243)

宝岛文心

学者短论三题 (247)

两马同槽：夏菁与余光中的故事 刘正伟 (247)

率性的诗人——悼纪弦 刘正伟 (250)

李安与《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启示录 刘正伟 (253)

“只缘身在此山中”

——台北大学中文系同学看宝岛文学 王 梅 (256)

消息：海外中国文学评论泰斗级名家夏志清先生辞世 (260)

身证香江非沙漠

——黄维樑博士文学成就与影响概说

张叹凤

“小河弯弯向东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这首凡有华人的地方皆能唱诵的名曲，虽不是黄维樑先生所创作，但曾为香港文艺家“祭酒”之一的黄维樑，可以说一生都在执行这样的精神使命，都在为“香江”——一座美丽的都市而讴歌。香江是香港的别称，传说港岛有山溪名为香江，港人饮如甘霖，以作指称，与当地紫荆花同为物华天宝之象征。香港经济繁荣，堪称“东方之珠”，过去商会盛名、犬马洋风，似盖过故国斯文，一度被人轻诮为“文化沙漠”。黄维樑博士曾力驳所谓“沙漠”之论，鸿文联翩^①，投枪之勇，颇见维护之情，他甚至不怕开罪名家、权威。而今事实说明，世界名校多所列矗岛上，而香港的文艺家（且不含影视歌星），文学方面“武”（武侠小说）如金庸、梁羽生、倪匡等人，“文”（纯文学：诗歌、散文、小说）如余光中（居港十年，创作盛期）、宋淇（林以亮）、思果（金耀基）、小思（卢玮銮）、梁锡华、陈之藩、潘铭燊、黄维樑、黄国彬等人，被研究界称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香港新界（中文大学为中心）“沙田文学群体”（余光中先生戏称其骨干为“沙田帮”）；其他的“凌云健笔”如何达、司马长风、刘以鬯、董桥、刘绍铭、陶然等人，老一代的巨擘如曹聚仁、叶灵凤、钱穆、包天笑等人，乃至曾经年轻的畅销文学圣手如亦舒、李碧华、西茜凰、梁凤仪等人，都是怀珠衔玉，各有精彩，毋容抹杀，可资骄傲。余光中先生的长篇记人名文、妙文《沙田七友记》，维樑先生位居末席，这并不是因为他成就最微，只因他当年最年轻，少长有序，青青子矜，故最后花径掩门送客，非他莫属。他的成就或不可论最大，但坚持最长久——这个奖项，无疑可颁发给黄维樑博士，他二三十年来一直在“沙田”“战斗”，29岁即执教中文大学（其间曾任美国大学讲座教授），近年受邀执教台湾佛光大学、澳

^① 最“新”的一篇是28年前发表于香港《信报》的辩驳余英时先生论点的万言长文《香港有文化，香港人不堕落》，载《中西新旧的交汇——文学评论选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

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名校，香港新界沙田仍是他的固定居所。即便云游天下讲学，仍“常回家看看”。余光中先生当年预测说：“维樑出身新亚中文系，复佐以西洋文学之修养，在出身外文复回归中文的一般比较文学学者之间，算是一个异数。他动笔既早，挥笔又勤，于文学批评不但能写，抑且敢言，假以时日，不难成为现代文坛一个有力的声音。”^① 预测早成现实。1987年6月香港作家协会宣告成立，黄维樑荣膺主席。从讲师到高级讲师、教授，各项社会任职、文化活动主持人，他的名字无疑成为香港文化、文学的符号之一。他一生努力为之印证的香港并非文化沙漠，事实上早已得到华人世界的公认。2000年10月6日至9日，首届海内外学者“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会上有七篇专题论文探讨黄维樑文学成就。沙田文学群体主要成员梁锡华也有一番结论：“他（指黄维樑）的文章理明辞达，且温润如玉，又情趣理趣兼备。他以往志在畅晓，之后渐进而多姿。近年来，从前少见的幽默感也摇曳着轻松的步履出场了。他抒情的时候，在某些散文中颇有清丽的诗意，但他毕竟是批评家多于作家，用力之勤在前者，他推崇中国的刘勰，西方的新批评学派和原型论。他又致力推动当代文化，多方策划香港文学的推广与研究。他在五人（按指沙田作家群几位骨干）之中，是对外‘发射’最多最亮的一位。”^② 堪为允当之论、精辟之见。

本文下面采取夹叙夹议的手法，分片择要介绍与探析黄维樑博士的文学成就与事业路径。

一、“港仔”书致泰斗夏志清，一生未改初衷

黄维樑未忘祖地，不论何时皆署“广东澄海人”。他生于1947年，1955年随家人迁港定居，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皆接受于香港。虽不生于斯，却是长于斯，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港仔”。他1969年毕业于新亚书院（中大成员书院之一）中文系，副修英文，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在海外为本科学士中成绩最优异者所得的学位）。同年赴美留学，先后获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与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9岁学成归港，任教于母校，其间曾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副教授以及美国默士达学院客席讲座教授。大半生定居香江，饮水思源，致力文教，且扎根中文系，成

① 余光中：《鬼雨——余光中散文》，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278、279页。

② 黄曼君等主编：《火浴的凤凰，恒在的缪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为中大校园“地标”风景之一。他 1969 年（22 岁）写给海外汉学泰斗夏志清的信，1977 年夏在为黄的处女集《中国诗学纵横论》作序时还将当年第一封信翻找出来，保存完好且摘引入序文：

晚今夏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晚自幼酷爱中国文学，嗜好写作。……喜中国文学中小说戏剧部分，对现代中国文学之发展，尤其关注。深感文学批评为时下中国文坛殷切之需，颇有意从事此道。曾用心研读《文心雕龙》，又涉猎中西文学评论之专著多种。^①

当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等英文著述出版，轰动西方汉学界，声名如日中天。一名大学毕业生写去的求教信，夏保存完好，可见慧眼识珠、善擢英才。而黄维樑的信雅隽清聪，见得功夫。其时他 22 岁，于今 66 岁，其兴趣爱好，仍然一如当初。梁锡华对他的形容“温润如玉”，于今更是玉汝于成，光亮稳重，奏告大雅。

毫无疑问，黄维樑属于早慧的青年，属于中西兼学的渊博学者，亦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器量雅士。他虽然满腹西学，出口成章（英文经典），但“中学为体”。他用心研究、坚持（魂牵梦绕）的还是古之《文心雕龙》、诗学、文论、杜甫、李商隐等，今之钱锺书、余光中、郑愁予、白先勇、黄国彬等，乃至四川的文学家流沙河等（古今之间的五四文学亦为其研究重点），他都情有独钟，可称“中西新旧交汇”（这也是他新近出版文集的书名），土洋不捐，有述有评，有独到的见地与建构（长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这也许是家教雅训（父亲黄应亮先生曾为他的散文集《大学小品》封扉题写书名）以及新亚书院钱穆弟子的本色与熏陶（他所热爱的《文心雕龙》所谓“体性”“风骨”是也）。当然，更多的还是他对文学的处子般的情怀，那一份热诚，那一份天真，那一份善良，始终不改其志。古人有“抱朴守恒”“赤子”一说可以形容。他在《大学小品》（1985 年，系其主持“沙田文学丛书”之一）一书的自序中曾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学的宗旨与做人的宗旨都在这里了。英国 19 世纪狄士瑞利（Benjamin Disraeli）则说：‘大学应该是光明、自由、学问之地。’吸引我一入学海二十年而不悔也不倦的，正因为大学具有这样的品质。”^② 这是他一生立足大学校园的宗旨，也是他致力文学教研以及文学创作，推动与普及文化

^① 黄维樑：《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附录夏志清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95 页。

^② 黄维樑：《大学小品》，香江出版公司，1985 年，第 1 页。

的用心所在。“《文心雕龙》说的‘照辞如镜’‘平理若衡’，是我治学为文的座右铭。”^①过去了二十年又二十年，黄维樑，仍然是那个“温润如玉”“平理若衡”的黄维樑；夏志清、余光中等前辈抽屉中保存完好的旧书信，仍然可取出做他的“镜鉴”与体裁。以下一段他近年吐露的心声与妙语，生动刻画出一位学者、一位文学家的风貌与品性、智慧：

“老”版面世时我30岁，在香港教书，仍属青年，岁月像中大校园的草木一样青葱；“中”版出现时我处中年，仍在香港；“年青”版发行时我已头发染霜，即将甚或已踏入老年（我却美其名为“华年”）了。刘勰大概三十五六岁时写成《文心雕龙》，而华年的我仍研读这本中华文论的经典。其实这是学术界的平常事：不久前辞世的周汝昌先生，耄耋之年仍研究《红楼梦》；诗翁余光中先生，年逾80，还翻译26岁就去世的济慈的诗。经典值得皓首穷力去钻研。……希望我的学术生命依然年轻，或仰望昆仑，或平视西山，仍然低吟《秋兴》，高诵史诗；并希望老中青高明的读者，都赐我教益。^②

这就是黄维樑，一位真正意义上“永葆青春”的文学工作者。

二、奠定学术地位的长篇“少作”

黄维樑诚系文学评论家，长于批评，亦长于晶莹剔透、理趣盎然的书斋小品的创作。其在学术研究方面，则是发轫与收获极早。他尚未博士毕业，就已连续刊发数万言一篇的长论，旁征博引，学识渊博，兼及中西新旧，辩机异常丰满，完全超出其年龄资历，至今仍能引起海内外学坛的惊奇、重视与佳评。他的成名作要数写于1974年底的《艾略特与中国现代诗学》，发表于台北名刊《幼狮文艺》（1975），后收入柯庆明主编《1975年中国文学批评年选》。他推崇艾略特（T. S. Eliot）为“英美诗坛的一代宗师”、西方现代诗学的祭酒，对中国五四以后特别是台湾地区现代诗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关联。在这篇长文中，他除了理论的梳理（如对“意象”概念的辨析、主张“意之象”的另类翻译等），更结合实际，分析了台湾夏济安、余光中、叶维廉、杜国清、颜元叔等人对艾略特的译介与借鉴，更早溯及大陆曹葆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重要翻译，以充分的理由与坚实的论据链接（中英文皆引自原文原版），呈现了“艾略特已在台湾现代诗坛留下巨硕的身影，辅助中

^① 黄维樑：《中西新旧的交汇——文学评论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② 黄维樑：《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

国现代批评家写成了一页重要的诗学史”^①。这篇论文也让夏志清击节赞赏，被认为系“畅论”之作，并认为他的学术路线即“师承 T. S. 艾略特而属于‘新批评’这一派的”。^② 事实如此，至今黄维樸仍然走此道路即重视文学作品本身价值（排除外部干扰与喧夺），深察体认其内涵，并“借用西洋批评来诠释我国固有的诗学传统”。^③ 真正令其成名并让海内外学坛刮目相看的论文要数《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这一篇幅达六七万言的长论。这篇论文带有驳论性质，展现了年轻的黄维樸“敢言”的气质，也体现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一贯不肯苟同的学术风格。^④ 这篇论文仍写于其博士生期间（1975），论文也是分三期连载于台北的《幼狮月刊》。论文针对王国维“境界”说几十年来的“神坛”地位，详细梳理了“境界”这一词源，指出其只是王沿袭旧说并加以演绎，《人间词话》虽具有个性，但仍不免前后矛盾、破绽百出，不过是一部夹杂于新旧之间、体系不全的传统诗话而已，尚不足以坐镇神坛。论文的发表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褒贬皆有之，置疑之声于今不息。黄维樸自己对此有说法：“其实，我只是认为几十年来，大家太过褒崇《人间词话》了，把它高高放在中国文学批评典籍这个书架的顶格，我要把《人间词话》向下移一两格，以示公道。”^⑤ 学术自然不摈争鸣，关键是持之有据。依笔者的看法，王国维文艺理论方面重要的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位其次。王国维重要的贡献并非“境界”说，而是他将西方的悲剧观念（特别是叔本华、尼采学说）运用于我国文学加以阐说，推陈出新，这确实令当时人耳目一新且颇有同感。换句话说，王国维的文艺多少有西方近现代色彩的理论（架构、轮廓、平台）支撑，而此前的诗学家大多没有或罕有，故任由传统与时光的波涛淹没遗忘。不知这种想法能否获维樸先生认可？这方面他已是专家权威。我们感觉有趣的是，王国维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多系三十岁前作品，而研究与批评他的黄维樸，当时也只二十多岁（结集出版时 29 岁），不同时代的两位学者，隔着时空喊话，为青年的发愤努力，真的做出了一个榜样。

1977 年黄维樸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集《中国诗学纵横论》（台北洪范

① 黄维樸：《中国文学纵横论》，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8 年，第 139 页。

② 黄维樸：《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附：夏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97 页。

③ 同上。

④ 他诘问与批评马悦然、顾彬的两篇文章，也词锋犀利、意味深长，引起广泛注意。见载其《中西新旧的交汇——文学评论集》。

⑤ 黄维樸：《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为境界研究热降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40 页。

书店),收入长篇论文三篇(除上篇之外,有《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皆系他在美攻博之“少作”,这三篇青春治学(激情澎湃、辞严意丰)的心血结晶,奠定了黄氏的学术地位,或许亦成为他能毕业即赴任母校中大教席的雄厚资本。夏志清当年曾劝年轻的黄维樸学位论文选题宜以小驭大省气力(选一二部书专攻即可),勿自讨苦吃,结果呢,“我当时虽一番好意,实在低估了维樸弟的诗学造诣和英文写作能力”。^①黄维樸22岁前就熟读了《文心雕龙》与中西经典著作多种,写学位论文涉及中国历代诗话、词话超过21种,其一生对艾略特、弗莱、韦勒克等英美大师念念不忘,路线是中西文学比较研究。黄维樸如果不算是早慧并卓尔有才,余者恐难枚举。大陆学者因客观原因虽晚见到他的“少作”,其赞扬也有代表性,如称其:“……更为精彩……并与现代诗歌美学思潮进行汇通。从选题、研究方法到理论视野……都是极有水平之作。”^②古人有“悔其少作”的说法,而真正的饱满沉实之力作,多是经得起时间和世事沧桑的检验的。这正如上面黄维樸所列举的济慈等人的“少作”,我国自古青年英才留名丹青之作也不胜枚举,文学家如王勃、李贺、徐志摩、梁遇春等人,俯拾即是。

三、“精雕龙”与“精制瓮”

对近世名著《人间词话》“不敢恭维”,但对公元5世纪后期(梁代)人刘勰写成的《文心雕龙》,黄维樸则顶礼膜拜(常梦见刘勰),“从少年到白头”,无论天涯海角,怀璧行囊,行吟有加,向未改其志。除《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东方文论的龙头:〈文心雕龙〉与文学研究》等代表性论文外,最近他还有一部“龙学”专著即将面世,令学界同仁翘首期盼。1988年,“龙学”泰斗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80大寿,海内外《文心雕龙》专家及杨门弟子聚集成都,祝寿兼“龙学”研讨,黄维樸发表了一篇精心架构的论文,展示了他渊博而独具慧眼的学识与情采。他在这篇名为《精雕龙与精制瓮——刘勰和“新批评家”》的论文前,有趣地按语道:“1988年龙学之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笔者叨陪末席,初识了几位心仪甚久的龙学前辈。其中一位是‘龙伯’杨明照教授。杨先生年近八旬,身壮力健,温雅中不掩豪迈之气。年轻的曹顺庆追随左右,‘晚有弟子传芬芳’,杨

^① 黄维樸:《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附:夏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6页。

^② 蒋述卓、刘绍瑾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黄维樸:《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3页。

先生有这样一位‘龙的传人’，自感心怀喜悦’。”^①这篇“寿文”既见对学术前辈的景仰之情、对学术同仁的惺惺相惜，亦表现出他自己作为“新批评家”对文本的重视，可谓精雕细刻，着意发掘其胜义。论文篇幅较长，向有海外学人兼及中西的特色。他列举了西方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泰特等人的经典学说，尤对布氏名文《精制瓮：诗结构的研究》详加阐述，笔锋一转，印证其与《文心雕龙》精神方法正相契合。近年他多次强调《文心雕龙》“六观”之说，颇可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好范式。在他另外的“龙学”论文如《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文心雕龙·辨骚〉今读》《〈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等文中，都递相发微，指出《文心雕龙》“是中国最好也应是世界一流的”“体大虑周”之巨构。黄氏于龙学方面的贡献是将《文心雕龙》这部古代集大成的文论名著与西方古今文学批评流派学说观点等纵横比较，揭橥刘勰的先见之明与睿智之功。即如其论《文心雕龙》与新批评：“刘勰的时代距今已一千多年，而新批评到了80年代也早已不新了。然而，刘勰和诸新批评家的主张，特别是他们对艺术性（包括对结构）的肯定，是不会过时的。……韦礼克（按又译韦勒克）一定同意刘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之说；好的作品，是一个精制瓮，是一条精雕龙。”^②学问沿新，贵在有创见，视野宏大，自圆其说，且理趣盎然，黄维樸做到了。他将才情与学术对接，实现了文学、文章浑然一体的审美效果。而他的行文历来都不枯燥，即便是思理严密、考据繁多的长篇论文，也自有一气呵成之畅，洋溢或暗合着《文心雕龙》所谓“神思”“情采”……

四、扬杜而不抑李

作为西方新批评派的中华学人，黄维樸对故国的文学在理论方面推崇刘勰。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最心仪者是谁呢？简言之，今人余光中，古人杜甫，这二位堪称他一生的“莫逆之交”。他与余光中的交情更早，他念大学时代即以“游之夏”的笔名撰文评论余光中诗文，后余至港讲学（1969），他与爱好余氏的十多位文友又去酒店拜访（详见余光中《沙田七友记》），以后的几十年竟因缘文字成莫逆之交。在中文大学同事教书，他可说是“入室弟子”，堪称亦师亦友，正如梁锡华所说：“论到与余氏的相交之深，任何人都

① 曹顺庆主编：《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② 曹顺庆主编：《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131页。

比不上黄维樑。因为他早在 60 年代念大学时第一次接触余氏作品之后已倾心倾意。”^① 古人中黄维樑最尊杜甫，这大概一缘于他“明明德”“亲民”的人生价值观，以及比较沉稳的性格，二即在于特别重视文学结构与精雕细刻（锤炼）的新批评审美取向。而且如前所述，他的信仰从年轻时候至今几无改变，可称“守身如玉”、始终如一。这在朋友中也是“周知”，如：“黄维樑在古典诗人中，最尊杜甫。屈原、李商隐、苏轼也在喜爱之列。”^② 1986 年黄氏写成的《唐诗的现代意义》，也是一篇气势酣畅的长论，从内容到形式，分析唐诗层出不穷的新意与无与伦比的精美，从而得出“这种忠于艺术的精神，比现代主义者早出现了十多个世纪”^③ 的结论。就中充实的依据与典型列举，即为杜甫以及李贺、李商隐等。他还有《春的悦豫和秋的阴沉——试用佛莱“基型论”观点析杜甫〈客至〉与〈登高〉》一篇长论，也是新批评案研文本、领略精神的方式方法，将西方现代的“基型论”用于杜诗研究，仿佛洋奶与山泉，水乳亦颇能交融，真的揭示了“古今一梦”“东西同理”的原理。对杜甫《秋兴八首》的评论与身心沐浴般的喜悦，更如珠落玉泻，撒落在他的各种行文著作里。文辞精美、气势磅礴的《秋兴八首》深得他的欢心，我想最主要还是郁积诗中的悲剧意识与幻灭气息，而这在黄氏的文学审美中，卓荦强调。而这正是西方现代哲学包括新批评文学比较共通的认知（从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以来的宏大与悲壮的审美认知）。在《伟大和卑劣》一篇短文中，黄氏提出了伟大的标准：“反映时代社会的真实，探索深沉而永恒的人性，有悲天悯人之心，具民胞物与之怀，视野宏大，气魄雄伟，文字炉火纯青，技巧高明超卓，使人读来有登高望远、境界独辟之感，这样的作品是伟大的。……《红楼梦》……杜甫——也是伟大的作家。”^④ 中外名作名家中，他于本国仅举了《红楼梦》与杜甫。其圭臬之高判严格，可见一斑。他推崇杜甫，由于性格与欣赏的角度，却也不轻易贬低李白，在他的诗学长文中，每有涉及，如《沧浪诗话》中形容李杜“金支鸟擘海，香象渡河”，称为“形象语”。不过他的著述确少有相关列举。总括他的著作与平常的交流，除上述涉及社会人生话题之外，他同意并强调诗是象征的，是暗示的观点（引用西蒙斯译马拉美名言：“直说即破坏，暗示才是创造”^⑤），而李白在此方面似乎太直白太露

① 黄曼君等主编：《火浴的凤凰，恒在的缪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5 页。

② 同上，第 31 页。

③ 黄维樑：《中国文学纵横论》，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8 年，第 24 页。

④ 黄维樑：《大学小品》，香江出版公司，1985 年，第 40 页。

⑤ 黄维樑：《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载《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62 页。

了些。

关于李杜的抑扬，历史上争论久矣，公案多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却也有异趣。黄氏推崇杜甫，自是黄氏的审美与自由，亦是他的学问条理。读者颇能理解。在黄氏执教中大时的长篇论文（也许当初是用作教案）《文学的四大技巧》中，列举文学手法，绪言用“寻找文学的月桂”为题目，结语则题用“碧梧栖老凤凰枝”，其实这也巧妙契合了李杜诗意。黄氏未曾强调他喜欢李白，但李白的浪漫唯美、想落天外、放言无忌等特色，仍然潜在于他的文学欣赏与汲取中，如他对余光中的激赏就多有类此方面（浪漫主义）的影响。再如他颇多的“Familiar Essay”（如有思辨、驳论、幽默、辛辣意味的行文小品等）亦颇见挥洒性情、不拘一格之豪放。

五、身证香江非沙漠

黄维樑是学者型的作家，除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外，他在香港也早以美文理趣小品以及文学普及类读物、杂文著名，他亦是香港各大报刊文艺栏目的常见作者、专栏作家（尤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盛）。他先后有《中国文学纵横论》和《突然，一朵莲花》《大学小品》《香港文学三探》（分为三部：初探、再探、三探）、《清通与多姿——中文语法修辞论集》《怎样读新诗》《古诗今读》《期待文学强人：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评论集》《中国现代文学导读》《中西新旧的交汇》等，另有主编（其中以“沙田文学丛书”最有影响）与编集的大量文化丛书，堪称著作等身。放下洋博士、大教授身段，走出象牙塔红墙内，更多介入社会生活（多有社会批判）、大众文化、社会公益事业，联络同仁，奖掖后进，黄维樑能参与发起并曾领衔香港作家协会，绝非偶然。诚如在 2000 年湖北武汉专题研讨会上朱寿桐先生的感触：“黄维樑既长于在春晖清音、良玉生烟的古雅情趣中畅抒艳羨的文思，又善能在崇楼巨厦、名车通衢的现代文明中倾吐礼赞的心曲，更令人击节称奇的是他能将这两者融为一体，以风雅的古意看取现代的新景，在古趣盎然中向现代文明奉献出一颗健壮的文心。”^①

“健壮的文心”一说可称传神写照，这也是余光中 20 世纪 70 年代“七友记”中对年轻黄氏的期许（“健康的影响”），他没有辜负夏、余等前辈巨擘。现在虽然已自称“华年”，但黄维樑的健影，仍然见于两岸学坛、讲座，他曾

^① 朱寿桐：《黄维樑散文——写出心灵的健康与壮硕》，载黄曼君等主编《火浴的凤凰，恒在的缪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72 页。

奋力“为香港文化辩护”^①(《不在沙漠的鸵鸟》《又有人说香港没有文化》《香港文学展颜》《香港有文化，香港人不堕落》等檄文、杂文)的执拗与赤子之心，传为佳话，亦影响至今。他散文随笔总的特质、风貌即理趣、雅隽与“亢言直谏”(敢言)。在真理面前，他选择宁可牺牲利害关系与温情脉脉(如批驳一些海内外文学名宿的言论)，这也许是自刘勰、杜甫以来的一贯的“书生气”。

黄维樑一生执教向学，“桃李春风一杯酒”，学生遍布海内外。现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是黄门高足，2010年出版《古典诗的现代性》专著，或系受其师名著《唐诗的现代意义》等文启发而成，别有洞见与增益。弟子请序，黄氏认真(一丝不苟，仍如同在教室^②)，表扬激励之余，竟抛出许多问题，引发弟子辩论，师生的“代沟”“对攻”，纸墨淋漓，并载于书杪，颇为客观呈现，亦是一桩学术砥砺、彰显个性、自由的美谈。而去年江弱水与他自己的门生收检业师早年行述，不辞手民之工，将之眷印刊世，成《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黄著”一部，亦是学坛佳话，颇有益于后学、同好。

“六六大顺”之“华年”，与老前辈相比，黄维樑先生尚称富余，一生致力于文教、文论事业，游艺经典，关注创新，力持香港并非所谓“文化沙漠”的主张，这不仅有港岛历史悠久、宏丰饱满、锐意创新的创作实绩作为论点论据坚强支撑，且黄先生本人与其贡献，也算是文化见证、收获之一。传说中的香江清澈甘冽，脉通长江黄河，有着潜注的巨大动力，生生不息，拥抱大海。黄维樑先生——身兼学者与作家的香江名士，亦如同精神财富的一名卫士，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与研究。

2013年9月5日于成都霜天老屋，9月15日增润，9月21日三改。

^① 柳泳夏(韩国)：《为香港文化辩护——黄维樑散文的忧患意识》，载黄曼君等主编《火浴的凤凰，恒在的缪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② 关于黄氏的认真与谨严，可见于他的学术著作，往往都有长段批注与后记、补缀，中英行文，不弃琐屑，要在出之有据，这也是他尊敬学术与学术同仁奉献的充分体现。

附：

后记

这篇论文用了差不多整个暑假的空闲时间，原因一则精力似不如前，炎暑之中，常感疲惫；二则颇有敬畏，对于评论一位学者型的著名作家，似感自己学力不逮。每想动笔，结果还是将黄氏的著作看了又看。而他的论文，往往是长论，动辄数万言，体系绵密周章，一旦看上，就不能中辍，非得努力抵达他的学识堂奥不可。而其间的才、识、趣自然也是诱因。

黄维樑先生学兼中西，为人正如文中所引述形容的“温润如玉”，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其才识仪景始终如一，保留着一颗文学的童心。他大量评论中涉及的当代作家，许多都半途改道或投笔了，而他仍在文学的道路上歌唱、前进。还好，他一生崇拜的刘勰、杜甫等人，终不会改行消遁，时可入梦来。虽然从奉献二十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学转赴他处高校任教，但他仍旧是香港文学、学术界的一道风景线与标杆。这是他等身著作的“桃李不言”。

我与维樑先生的结识很早，但见面很晚。20世纪90年代初我即读到他不少妙文，又购到一部他的《香港文学初探》，用于教学参考，颇有便利。1995年初夏曹师顺庆先生去香港中交大学讲学交流，我得知便请捎去拙著一部，并书信一封，表达敬仰。曹师返回，即将黄先生一部《大学小品》转赠我。今天我还记得时间，其实全靠书的扉页上黄氏留下的墨宝，那一手清隽如凤鸟的行文。至今他仍是习惯不将字迹径书于页面上，而是以粘贴柠檬色“纸飞”于上面书写的习惯，他写给我：

张放先生：

谢谢惠赐大著及大函。缘悭一面。想将来弟必有请益之机会也。祝

暑安

黄维樑

九五.六.二十八

字是繁体字，从右到左竖行，一如港台版本，可见古风犹然。这以后有没有与他通信记不得了。忽忽十多年过去，之间据说他几次来我校讲学交流，我疏野不才，未得窥见门径，更未尽片寸地主之谊，实惭愧如也。直到去年春他来我校“985”讲坛，我适过其门，到另一个教室去授课，获知信息，立即“挥师东进”，将全班研究生移置东边他授课教室听授。我端坐首排，全程记录，课后上前与之握手言欢，他对我似早已淡忘了。不要紧，我另约时间去其下榻之九眼桥畔宾馆拜访，品茗谈学两小时，如坐春风。席间将我疑惑